

# 欧美债务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宋国友

[内容提要] 欧美债务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重要经济事件,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降低,新兴经济体的比重相对增加;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落后于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其未来改革方向仍未根本确定;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仍处于转型和探索中,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推动。

[关键词] 欧债危机 美债危机 国际经济格局

[作者简介]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 2009 年已经结束,但世界经济并未由此顺利实现稳定复苏和强劲增长。2010 年初引爆并持续至今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 2011 年年中出现的美国债务危机,叠合形成了欧美债务危机并导致了世界经济新的不稳定。欧美债务危机将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从而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影响,并带来国际经济格局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在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以及世界经济平衡格局等方面均有体现,其根本指向不仅确认了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已经显现的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新兴经济体地位相对上升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加速推进了这一进程。<sup>①</sup>

## 一、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

在债务危机的作用下,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将会持续下降,而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将加速上升。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原因在于债务危机导致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 IMF 数据,由于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在 2010 年年末嘎然而止,2011 年和 2012 年的发展速度也将显著降低。IMF

在 2011 年 4 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11 年和 2012 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为 2.4% 和 2.6%;<sup>②</sup>但在 9 月份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其增长速度预期被分别下调为 1.6% 和 1.9%。<sup>③</sup>虽然新兴经济体同期的发展速度受危机波及也有所下调,但幅度远比发达经济体要小,从预计的 6.5% 和 6.5% 微降至 6.4% 和 6.1%。由此推算,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将持续下降,到 2012 年,非西方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很有可能历史性地首度超过西方经济体。

债务程度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一般认为,债务占 GDP 比重是否达到 90% 构成一个临界门槛,超过该比值预示着债务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状况将很可能恶化。<sup>④</sup>从欧美债务情况来看,欧元区

<sup>①</sup> 关于金融危机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可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2 期的专题讨论,以及《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4 期的专题研讨。

<sup>②</sup>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ensions from the Two-Speed Recovery*, April 2011, p. 181.

<sup>③</sup>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lowing Growth, Rising Risks*, September 2011, p. 178.

<sup>④</sup> 参见 Carmen M. Reinhart and Kenneth S. Rogoff,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2, 2010, pp. 573-578; Carmen M. Reinhart and Kenneth S.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11年底的债务水平达到87.9%,已经逼近了临界线;<sup>①</sup>美国102.6%的负债水平则已经大大超过该临界线。<sup>②</sup>这意味着在2012年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发达经济体即使走出债务危机,也无法摆脱债务问题对其经济的根本性制约,难以实现快速发展。

作为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的内在表现,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重要变化。就贸易格局而言,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欧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进一步下滑。2009年欧美经济体在全球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分别为52.5%和57.2%<sup>③</sup>,在2010年这两项比率分别降至49.1%和54.7%。<sup>④</sup>国际投资格局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吸引直接投资(FDI)方面。据经合组织统计,新兴经济体吸引的FDI占全球FDI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发达经济体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以二十国集团为例,G20中新兴经济体在2010年第4季度和2011年第1季度吸收的FDI总量甚至超过了发达经济体。<sup>⑤</sup>

除了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提升之外,新兴经济体在债务危机期间以及危机结束之后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大超过发达经济体。据统计,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在2010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60%,而发达经济体约为30%。<sup>⑥</sup>如果两者在未来几年内还维持大致的增长速度,全球经济发展将更依赖新兴经济体。

另外还必须提及的是,除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出现重大变化外,在两者各自内部,经济发展格局也出现了趋势性变化。这同样构成了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要比欧盟和日本乐观。日本由于面临超过200%的负债率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经济政策选择空间相当有限,其经济增长速度将长期在低位徘徊。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亚洲新兴经济体要比其他区域的新兴经济体更具活力。以“金砖国家”为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潜力、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要明显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印两国再加上亚洲区域其他经济大国的经济份额,将加速全球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欧美向亚洲的根本性转移。特别是中国,其经济总量不仅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所有新兴经

济体中领先,而且由于美债危机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中国与美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时间再次缩短,中国有可能加速实现根本性的超越。IMF在2011年4月曾发布报告认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这一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即使根据汇率计算,债务危机之前的普遍观点也都认为中国将不迟于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考虑到债务危机的最新变化,可以推断,中国在2025年前的某个时间节点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将是概率极大的事件。这将构成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标志性变化,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将被彻底改变。

在欧美债务危机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原来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仅逐渐缩小,而且前者的经济总量将加速在未来某一时间节点超过后者。当然,这并不是说债务危机将从根本上阻止欧美经济体的发展,后者在经历了危机的痛苦调整后仍会恢复增长。而且考虑到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发达经济体总体而言仍将对新兴经济体具有明显的平均优势。尽管如此,未来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将更多由新兴经济体塑造。

## 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变化

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主要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行深入思考。伴随着债务危机所揭示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以及加快形成的经济发展格局转变,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主要方面

<sup>①</sup>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Report on Public Finances in EMU*, 2011, p. 23.

<sup>②</sup>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Fiscal Year 2012 Historical Tables, Budget of the U. S. Governm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2011, p. 140.

<sup>③</sup> 此处欧美经济体为欧洲全部以及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不含墨西哥。参见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0, pp. 11-12.

<sup>④</sup>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November 2011, pp. 22-23.

<sup>⑤</sup> OECD, *FDI in Figures*, October 2011, p. 2.

<sup>⑥</sup> 林跃勤、周文主编《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有学者甚至认为,新兴经济体在2008-2009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高达86%,参见 M. Ayhan Kose, Eswar Prasad, *Emerging Markets: Resilience and Growth Amid Global Turmoil*,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0, p. 34.

也将发生相应变化。

首先是反映债务危机责任的全球经济治理对象的变化。此前,全球经济治理更多表现为发达经济体通过规则制定,在消除贫穷、促进发展以及预防地区金融风险等更多涉及发展中国家的议题上进行协调、维护和管理,发达经济体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不在治理对象范围之内。但是,接连两次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危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源于西方经济体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必须要把发达经济体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纳入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中,以防止其国内经济治理失效所产生的负面外溢至全球层面,给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更为严重的威胁。这意味着,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要进一步转变,发达经济体要从传统的治理发起者变成治理对象国。

其次是基于债务危机解决的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调整。总的趋势是,更多的国家行为体和市场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确认,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家行为体层面,发达经济体已经被证明不能自主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离开了新兴经济体的建设性参与,任何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都无法真正达成。以欧美债务危机为例,发达经济体为摆脱危机,不得不求助于外汇储备丰富的新兴经济体,希望后者能够购买本国国债。资金充裕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备受关注,中国如何救助欧债危机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客观上因此进一步凸显。从债务危机的发展历程看,市场行为体也不能被排除在全球经济治理主体之外,它们不再只处于被监管的地位,而要与国家行为体一道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成为全球经济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债务危机的解决进程中,作为治理主体出现的市场行为体至少包含两种:其一为标准普尔、穆迪以及惠誉等国际评级公司,其二为风险防范和债务重组必须倚重的大型商业银行。上述国家和市场主体将共同制定全球治理议程,并集体塑造全球经济治理的效果。

最后是解决债务危机所需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债务危机的爆发和久拖未决,再一次说

明原有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出现了严重功能缺陷,必须改革。作为改革的必需内容,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已成为共识。作为因 2007 年金融危机而出现且被寄予厚望的新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在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种进展仍不能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尤其是面对债务危机这一如此重大的“试金石”,G20 一开始就未能有力介入到危机的解决进程当中,其后也没有发挥关键性治理作用,处于不应该的缺席状态。<sup>①</sup>

欧美债务危机的解决迄今为止更多是依靠危机国自身的政策应对、区域内部的政治经济博弈及少数关键大国的双边协调以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共同行动。例如,美债危机主要依靠美国自身的财政紧缩政策和以“量化宽松”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政策。欧债危机的应对也主要依靠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为核心的资金援助以及区域内危机国和救援国之间的磋商。其他重要经济体,比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中国,也深度参与了债务危机的解决进程,分别与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了密切沟通。此外,发达经济体内部의共同行动仍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全球六大央行联手下调美元互换利率及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积极影响中可以明显看出。<sup>②</sup>从欧美债务危机的解决过程来看,G20 无法有效参与其中,其设想中的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和治理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协调、准集团化的事先沟通以及关键议题的对立极化所架空。G20 作用的受限与其被设定的非机制化特征以及间隔较长时间的峰会频率等制度设计高度相关。如果不克服这些根本性的制度障碍,以其在欧美债务危机中的表现来看,G20 恐怕难以真正

<sup>①</sup> 参见“Communiqué of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http://www.g20.utoronto.ca/2011/2011-finance-111015-en.html>(上网时间:2011年11月7日);“Communiqué: G20 Leaders Summit”,<http://www.g20.utoronto.ca/2011/2011-cannes-communicue-111104-en.html>(上网时间:2011年11月7日)

<sup>②</sup> Robin Harding and Ralph Atkins, “Central banks’ action on liquidity lifts markets”,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st 2011, p. 1.

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sup>①</sup>

总体上,债务危机表明,在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下,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支柱、以西方七国集团协商为基础的原有治理机制失效,这进一步强化了改革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与此同时,虽历经数年的发展,以G20为努力方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并未真正确立,国际经济治理体制仍处于各种机制的探索期,以及新旧机制之间的转型期。是继续推动以G20为代表的新兴机制,还是重视其他形式的Gx机制,抑或尝试更为灵活的关键大国协调机制?这是债务危机留给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变数。

### 三、全球货币竞争格局的变化

债务危机还会深刻影响全球货币竞争格局。现有的国际货币格局是一种不对称双币竞争格局,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总体上美元拥有对欧元的显著优势。不过,在金融危机以前,欧元已“逐步蚕食了美元的地位”<sup>②</sup>,并且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比重中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元的差距。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和恶化,暂时终止了欧元对美元的挑战,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有所恢复。

尽管有学者因为本次欧债危机而质疑欧元的未来发展,甚至认为危机本身及其所揭示的致命制度缺陷,将宣告欧元区的解体以及欧元的死亡,美元的国际垄断地位因此会更加明显,但事实上,在欧债危机期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更不要说溃败。有两大关键性指标可以说明这一点。从两种货币占国际外汇储备的份额来看,2008-2011年欧元储备与美元储备之比分别为41.3%、43.1%、42.6%和44.1%。<sup>③</sup>欧元储备在2010年略微下降后,2011年迅速增加。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情况看,2008-2011年各年的平均值分别为1.47、1.39、1.33和1.40。<sup>④</sup>欧元汇率经过2010年的低位之后,2011年也强势反弹。由此可见,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无论是外汇储备份额,还是汇率情况,当前欧元相对美元的地位不仅已经恢复到了债务危机之前的格局,还有所增强。导致这种情况的

主要原因是,尽管欧元自2009年之后一直面临债务危机带来的沉重挑战,但美元也一直并将继续受困于美债危机的干扰。2011年11月,美国国会两党联合债务削减委员会在历经4个月左右的谈判后仍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充分暴露了政治因素将给美国未来债务问题的解决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债务问题的长期复杂性。<sup>⑤</sup>由此可见,美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受到美债危机的负面制约。假如欧元区经过此次债务危机达成了有利于欧元长期发展的改革共识,如建立更为稳定和集权的区域政治经济治理机制,那么欧元未来即便无法达到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位置,其地位也会有所提高。这意味着在未来的货币竞争中,欧元仍可对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挑战。

超越欧元与美元的双币竞争关系,长期来看,欧美债务危机对于国际货币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会削弱欧元和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有利于形成多元的国际货币格局。首先,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美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国际储备货币本质上作为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其地位虽然可能与发行国的经济实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延后性,但总体上必须要和这种经济实力的格局性变化相一致。其次,欧美债务危机暴露出欧元和美元都存在严重问题,投资者之所以不得不在这两种货币之间进行选择,本质上是现阶段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选项。未来一旦出现可供选择的其他货币,欧元和美元的地位将会相应下降。最后,债务危机的爆发以及欧美国家

<sup>①</sup> 关于G20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析,参见,王国兴、成靖“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际展望》2010年第3期,第8-18页;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41-46页;张海冰“二十国集团机制化的趋势及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第8-12页;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sup>②</sup> [美]巴里·艾肯格林著,彭兴韵译《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sup>③</sup> 数据来源:IMF“COFER”数据。2011年数据为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平均数,笔者自行计算。

<sup>④</sup> 美联储数据,2011年数据截至2011年11月18日,笔者自行计算。数据来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0/hist/dat00\\_eu.htm](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0/hist/dat00_eu.htm)。(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8日)

<sup>⑤</sup> Jennifer Steinhauer, “Panel Fails to Reach Deal on Plan for Deficit Redu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2011, A18.

采取的利己型应对政策,促使其他国家清楚地意识到欧元和美元、特别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大的弊端:为了解决自身的危机,美国可以依靠并通过美元的国际地位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作为欧元和美元垄断地位有所下降的初步体现,自欧美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和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呈明显递减态势,2009-2011年的比重分别为90%、88.3%与86.6%。美元份额减少的趋势更为明显,从2008年到2011年,其占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分别为63.7%、62.9%、61.9%和60.5%。<sup>①</sup>导致美元储备比重出现显著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受债务危机触动,加速推行积极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以及降低对美元依赖的政策努力。例如,俄罗斯宣布在石油贸易中用卢布而非美元结算,在债务危机期间还大举抛售了美国机构债券。<sup>②</sup>中国也积极购入更多的欧元资产,降低对美元资产的依赖。<sup>③</sup>此外,中国不仅继续加强和完善以跨境贸易为核心的人民币环流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与更多国家和地区订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扩大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使用。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之间也加强协调,采取共同行动,包括呼吁新兴经济体货币进入到IMF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构成,稳步扩大本币在相互贸易结算和信贷融资方面的合作。迄今为止,“金砖国家”在降低对美元依赖方面的努力已经迈出了实质步伐,取得了初步成效。

#### 四、世界经济平衡格局的变化

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与全球金融危机高度类似,同样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无法持续的一种自然回摆。债务危机的解决要求世界经济走向再平衡。其一,是要求贸易顺差国与贸易逆差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程度减轻。那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通常也是巨额贸易逆差国,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美国,它们2010年贸易逆差占各自GDP的比重分别为10.5%、9.9%、4.6%和3.1%。<sup>④</sup>债务危机既表明贸易失衡的不可持续,其解决也要求贸易逆差国减少进口、顺差国相应地减少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欧美债务危机会分别改善两个关键次级区域

内部的贸易不平衡状况,并因此有助于促成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平衡。

欧债危机将缓解德国和荷兰等主要区域内贸易顺差国与其他主要欧元区贸易逆差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欧元区对外整体贸易大致上是平衡的,甚至拥有相当数额的顺差,但具体到其内部,则存在着显著的失衡。德国等国由于生产率较高,不仅享有区域外的巨额贸易顺差,还享有对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而希腊等国则存在巨额区域内贸易逆差。<sup>⑤</sup>由于欧元区实行单一货币制,希腊等贸易逆差国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手段来调节对贸易顺差国的贸易赤字,这加剧了区内贸易失衡的程度。<sup>⑥</sup>债务危机的爆发一方面降低了债务危机国民众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要求危机国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这将减少危机国从德国等区域内贸易顺差国的进口,从而有助于缓解欧元区内部的贸易失衡。美债危机的出现同样与美国对外巨额贸易逆差有关。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个是石油进口,另一个是从东亚的进口。在石油进口为刚性需求的前提下,美国贸易逆差能否减少,主要取决于对东亚贸易伙伴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与欧元区内部更多的是采取市场机制调节并减少贸易失衡不同,美国为尽快结束债务危机,更多地发挥了政府的主动性,包括大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以及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开展新一轮对华施压。

总体上,虽然各相关经济体在贸易平衡过程中的表现存在差异,但债务危机已经初步促成了全球贸易朝平衡方向发展。以主要贸易顺差国为例,德国的贸易顺差占其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7.5%后持续下跌,2010年至2011年分别为5.7%

<sup>①</sup> 数据来源:IMF“COFER”数据。2011年数据为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平均数,笔者自行计算。

<sup>②</sup> 王永中、姚枝仲“金砖国家峰会的经济议题、各方立场与中国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第80页。

<sup>③</sup>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上网时间:2011年11月9日)

<sup>④</sup>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lowing Growth, Rising Risks*, September 2011, p. 197.

<sup>⑤</sup> 孙杰“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欧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1页。

<sup>⑥</sup> Holger Zemanek, Ansgar Belke and Gunther Schnabl,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euro area”,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Vol. 7, No. 1, 2010, pp. 84-96.

和5.0%。<sup>①</sup> 中国尤其为全球债务危机以及全球贸易平衡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近3000亿美元峰值后开始逐年递减,2011年前三季度已缩小到107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6.5%降至2.2%。<sup>②</sup>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另一要求是主要经济体内部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大致平衡。一国经济内部消费和生产的失衡其实是国家之间贸易失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债务危机国而言,债务危机的发生是其过度依靠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恶果。比如美国,其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80%。过度依靠私人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不仅会降低实体经济和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且发展到后期将不得不靠举债维持。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私人超前消费无法持续的必然爆发,那么债务危机就是政府过度负债难以为继的必然结果。高消费国政府试图通过债务杠杆来维持国家经济运转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债务危机的爆发不得不面临去杠杆化的进程。危机国必须要压缩消费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同时增加生产在其中的比重。美国政府在债务危机期间提出制造业回流的再工业化构想就是扩大工业生产的一种初步尝试,<sup>③</sup>其家庭储蓄率的回升也表明在消费和生产上的失衡有所缓解。低消费国面临着相反的经济战略选择,需要改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过高的储蓄率,扩大内部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债务危机总体上推动世界经济朝向平衡发展,但由于主要经济体在国内经济结构、要素禀赋、国际分工以及政策调整等方面的差异,它们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贡献并不一致。与中国已经取得的全球经济平衡成就相比较,美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平衡以及实现自身经济平衡方面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这在贸易指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2008年前三季度的贸易逆差为6433亿美元,2009年和2010年同期逆差分别为3621亿美元和4788亿美元,但到了2011年,美国贸易逆差又上升至5460亿美元,出现再度恶化迹象。<sup>④</sup> 这表明美国在减少自身贸易逆差方面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积极成果,也说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全球共同努力并不意味着平衡

责任的各国均等,美国未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美国等贸易逆差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能完全归结为全球经济失衡以及贸易顺差国的经济政策,而应该更多地从其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劳动生产率、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出口控制政策的角度客观评价。

## 结论

本次欧美债务危机不是一次孤立的危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反映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在政策应对、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国内政治结构等方面的重大缺陷,说明发达经济体存在经济发展上的“高收入陷阱”和政治发展中的“民主赤字”。<sup>⑤</sup> 债务危机经过一段时间可以缓解,但债务问题将长期存在并制约欧美经济的发展。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也将发生改变,欧美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将相对下降,新兴经济体分量的将相对上升。

从长远看,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进一步增加,将会提升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但就现阶段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提升并不等于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同步提高。本次债务危机同样暴露了新兴经济体缺乏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规则影响力以及全球货币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新兴经济体目前更多的仍是作为分散的经济力量,还没有发展为整合的政治力量,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与发达经济体协调中仍存在相当多的障碍。由于各个领域制度惯性的存在,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尚不能完全反映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的作用和代表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然而,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未来改革方向尚未确定,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有效沟通和积极探索。○ (责任编辑:张浩)

<sup>①</sup>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lowing Growth, Rising Risks*, September 2011, p. 197.

<sup>②</sup> 参见 Chen Deming, “Bashing China Won’t Solve Debt Crisis”, *Daily Telegraph*, November 4, 2011.

<sup>③</sup> Harold Sirkin, Michael Zinser and Douglas Hohner, *Made in America Again*,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August 2011.

<sup>④</sup> 相关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0004.html>. (上网时间: 2011年11月28日)

<sup>⑤</sup> 参见郭纪“西方正在经历深刻制度危机”,《求是》,2011年,第17期,第60-63页。